

たがし おまじ
太宰治

奔跑吧

奔跑吧

はしれメロス

梅勒
斯

吧

梅

勒

斯



邹微 曹逸冰 李雪莲 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I313.45

164

太宰治



はしれメロス
奔跑吧梅勒斯

邹微
曹逸冰
李雪莲
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奔跑吧!梅勒斯 / (日) 太宰治著; 邹微, 曹逸冰, 李雪莲译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5

(草月译谭)

ISBN 978-7-5463-2616-0

I. ①奔… II. ①太… ②邹… ③曹… ④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1339号

书 名: 奔跑吧! 梅勒斯
著 者: [日]太宰治
译 者: 邹 微 曹逸冰 李雪莲
出 品 人: 周殿富
策 划: 国文创意
策划编辑: 渠 诚
责任编辑: 聂文聪
装帧设计: 未 氓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: 北京兴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印 张: 10.125
版 次: 2010年5月第1版
印 次: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发 行: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: 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: ISBN 978-7-5463-2616-0
定 价: 20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目 录

往事	001
越级申诉	059
叮叮当当	087
奔跑吧！梅勒斯	113
东京八景	135
维庸之妻	175
富岳百景	213
如是我闻	245
附录	291
太宰治年谱	3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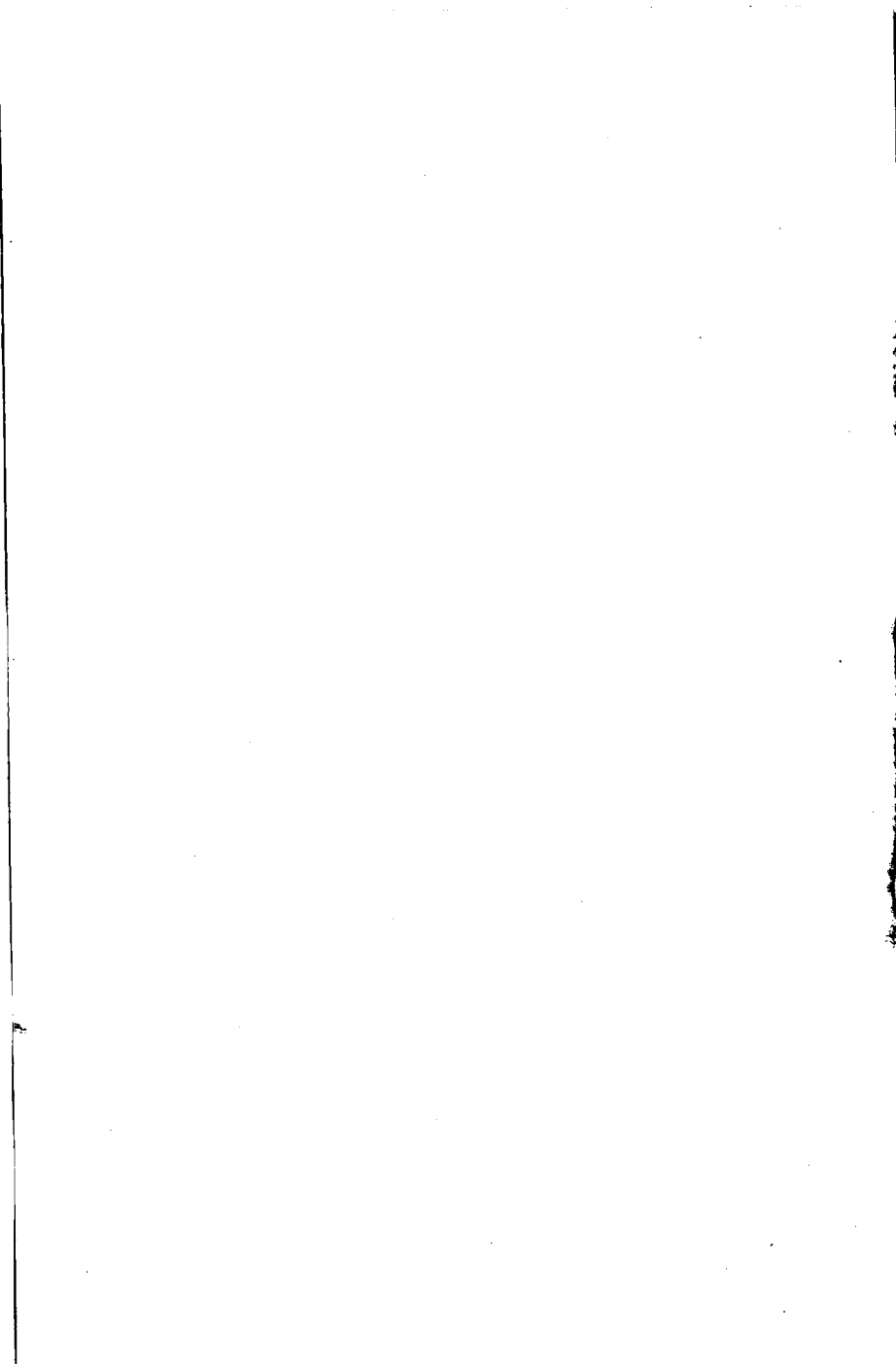
奔跑吧！梅勒斯

第一章

往

事

はしれメロス



第一章

黄昏时，我和叔母并立门口，叔母好像背着个孩子，她身上穿着背婴儿的背袋衣。我至今仍未忘记当时那条昏暗街道上一派幽静的样子。叔母告诉我：“街上的人都被天使大人带走了。”又补充说，“是活神仙哦！”

“活神仙。”我兴致勃勃地念叨着。后来我好像说了什么不敬的话，叔母训斥我：“这可说不得！会被天使大人带走的。”记得我当时还明知故问地逗叔母发笑：“会被带到哪里去呢？”

我是明治四十二年夏天出生的，大帝驾崩的时候我已经虚岁四岁了。大概就是在那年，我和叔母去了距我们村二里开外的邻村的亲戚家做客，在那

儿见到的瀑布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瀑布在村子附近的山里。宽阔的白色瀑流自覆满青苔的崖顶垂落下来。我骑在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肩上眺望着那种景致。附近有一个神社，男人将神社里挂着的各色板绘指给我看，而我渐渐觉得孤寂起来，“哇啊哇啊”地哭了。我是用哭声在呼唤叔母。叔母在远处一块低地里，正和亲戚们一起坐在毛毡子上说说笑笑。听到我的哭声，她立刻站了起来。那时可能是被毛毡子挂到了脚吧，她像在鞠躬行礼似的大幅度地东歪西倒。其他人见了都对叔母笑嚷着：“醉了！醉了！”我远远看着那情景，因为懊恼而益发大声地哭了起来。那天夜里，我梦见叔母要扔下我回家去。叔母的胸部被门框紧紧夹住了，一颗颗汗珠从她红扑扑、胀鼓鼓的胸部滴落下来。叔母粗声粗气地嚷着：“我不要你了！”我将脸贴在叔母的乳房上，流着泪不断地恳求：“别走别走！”……当叔母把我摇醒的时候，我正将脸扎在她的胸部大哭。因为梦中的悲伤情绪，醒来以后还啜泣了许久。然而，不论对叔母还是其他人，我都从未说过这个梦的内容。

虽然我有着很多关于叔母的记忆，但对当时的

父母却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尽管当时我们家应该是由曾祖母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、三个哥哥、四个姐姐、一个弟弟以及叔母和叔母的四个女儿组成的大家庭，然而，直到五六岁为止，我除了叔母以外几乎不识别的人。我隐约记得，从前，宽敞的内院里似乎有五六棵大苹果树，在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，许多女孩子攀到了树上。那庭院的一角还有片菊花田，下雨的时候，我也曾和众多的女孩子合撑着伞去看那些盛开的菊花。那些女孩子大概是我的姐姐和表姐们吧。

六七岁以后，我的记忆清晰了起来。有个叫阿竹的女佣曾经教过我阅读，我俩一起读过各种各样的书。阿竹热衷于我的教育。我因为生着病，躺在床上读了好些书。手头的书看完了，阿竹就从村中的教会学校之类的地方接连不断地借来小人书给我看。因为我已经学会了默读，看多久都不会累。阿竹还教我道德观。她屡屡带我去寺庙看绘着地狱和极乐世界的挂轴画，向我说明画的内容。放火的人将熊熊燃烧的笼子负在身上，纳妾的人被长着两只头的青蛇缠紧了身体，苦闷窒息。还有“血池”啊，

“针山”啊，白烟弥漫、深不见底的“无间地狱”啊……到处都是苍白瘦弱的人们在无力地哀号着。当阿竹告诉我“如果撒了谎，就会像这样，下地狱被恶鬼钩舌头”的时候，我吓得哭了起来。

那个寺庙的里院是一块高出一阶的墓地，沿着由栎棠还是什么别的草木构成的天然篱墙，林立着许多卒塔婆^①。有些卒塔婆上装着满月大小、车轮样的黑铁轮。阿竹告诉我，如果“嘎啦嘎啦”地拨转那轮子，而它最后就那么停下不动了，转轮的人就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它要是在将停之际又往回转，那么转轮人就会下地狱。阿竹拨动轮子以后，它们总是发出好听的声音转一阵子便静静地停下来，而我拨动的轮子经常都会往回转。秋日里的一天，我曾独自到那家寺庙去试转那些铁轮，这回，所有的轮子都像约好了似的“嘎啦嘎啦”地往回转。我压着一肚子火气执拗地试了几十回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我绝望地离开了那块墓地。

父母当时好像住在东京，我也随叔母上了京。

^① 卒塔婆是为了供养和追念死者而立在墓旁的细长木板，木板上部被雕成塔形，板上写有经文、梵字等。

我似乎在东京待过很长时间，但并没有多少印象。只记得奶奶经常会来那座东京的别宅。我不喜欢这个奶奶，她每次来我都会哭。奶奶送过我一个红色的邮车玩具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

我终于入读了故乡的小学，记忆也随之一新。阿竹不知什么时候不在了。她嫁去了一个渔村。或许是担心我会追着她去吧，她什么也没说便突然离开了。大概是在第二年盂兰盆节的时候，阿竹又来我家玩了，但她对我的态度却变得有些疏远。她询问了我在学校的成绩，我没有回答。旁边好像有谁代答了。阿竹只说了句：“要戒骄戒躁。”也没怎么夸奖我。

大约就在那时，我也终于不得不同叔母分别了。在此之前，叔母的次女出嫁了，三女儿死了，长女招了牙医的养子为婿。叔母带着长女夫妇和小女儿，分家去了很远的城市。我也跟着去了。时值冬季，我和叔母一起蜷坐在雪橇的一角，雪橇开动之前，我的的小哥哥一边对我嚷着：“上门女婿！上门女婿！”一边隔着雪橇的帘子在我屁股两边连戳了好几次。我咬牙忍受着这种屈辱。虽然我以为叔母已经收留

了我，但一到开学的时候，我就被送回了故乡。

上学后，我已不再是孩子了。大屋里间的空地上杂草丛生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夏日里，弟弟的小保姆在那片草地上教了我一件令人窒息的事情。我当时八岁上下，小保姆也不过十四五岁。在我们乡下，苜蓿被叫做“BOKUSA”，那个小保姆打发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去找四叶的“BOKUSA”，然后抱着我咕噜咕噜地在草地上翻滚起来。此后我们又躲进仓库或是壁橱里玩。弟弟非常碍事。有一次，因为被独自留在壁橱外面的弟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，害得我们被小哥哥发现了。小哥哥闻声而来，询问弟弟以后推开了壁橱的门。保姆平静地撒了个谎，说有钱掉在壁橱里了。

撒谎对我来说也是家常便饭。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女孩节^①那天，我对学校的老师谎称家里人让我早点回去装扮人偶，连一小时的课也没上完就回家了，我又告诉家里人，因为今天是桃花节，学校放假了，然后完全不必要地帮着家人从箱子里

^① 三月三日为日本的女孩节，又称桃花节。每逢这天，家家户户都要装扮人偶娃娃来为女孩子庆祝。

拿出了人偶。

我还喜欢收集鸟蛋。揭开屋顶的瓦片，随时都能找到许多麻雀蛋，可是我家的屋顶上却没有樱鸟蛋、乌鸦蛋这类稀奇的品种。我从同学那儿要来了绿得十分艳丽的蛋和有着奇特斑点的蛋，作为代价，我拿出五册或十册的藏书交给他们。我把收集来的蛋用棉花包裹着放了满满一屋子。小哥哥似乎发现了我的秘密交易，一天晚上，他要我把《西洋童话集》和另一本忘了名字的什么书借给他。我对哥哥的有意刁难十分恼火。我那两本书都已投资了鸟蛋，不在了。而哥哥是打算等我说没有之后再继续追问书的下落。我便说：“一定在的，我找找。”然后装模作样找了起来，自己的房间自不用说，我还提着煤油灯满屋子翻找。哥哥跟在我身后笑道：“没有吧？”我却顽强地坚称：“有！”我甚至爬到厨房的橱柜上去找。哥哥最后只好说：“算了，别找了。”

我在学校写的作文也全是胡扯。我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老实乖巧的孩子，这样就可以不断获得大家的褒赞。我甚至还抄袭。当时被老师们赞为杰作的一篇名叫《弟弟的剪影》的作文，就是我将某

本少年杂志上的一等奖作品全盘照抄过来的。老师让我把那篇作文用毛笔誊写一遍，要在展览会上贴出来。后来这事被一个喜欢看书的同学识破了，我还祈祷过那个同学的死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一篇名叫《秋夜》的作文又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褒赏，作文的内容是：一天我学习到头痛起来了，出门来到走廊上，眺望着院中的景致，月色很好的夜里，成群的鲤鱼和金鱼在水池中嬉戏，我沉醉在庭院的夜色之中，此时邻屋传来了母亲他们的笑声，我“啊”地回过神来，发现头已经不痛了——就是这么一篇小品文。这里面没有分毫的真实。庭院的描写是从姐姐们的作文本中抄来的，而最重要的是我从来不曾用功到头痛的程度。我讨厌学校，所以也从没用功读过学校那些书。我只看娱乐书籍。而家里人只要见我在看书，便以为我是在学习。

不过，如果我在作文中写出真话，一定不会有好结果。有一次我写下了“父母根本不爱我”的怨言，结果被教导主任招到教员室去训了一顿。另一次，老师给我们出了“如果发生战争”这么个题目，我写道：“地震、打雷、火灾、亲爹，比这还恐怖的

是战争，一旦发生战争，首先要逃进山里，把老师也叫上一起逃，老师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对战争的恐惧是一样的吧？”这回是校长和副教导主任两人一起找我面谈了。他们问我：“你是抱着什么想法写下这些的？”我打马虎眼说只是随便写着玩。副教导主任在笔记簿中写下了“好奇心”几个字。然后，我与副教导主任短短地交谈了一回。他问我：“你写‘老师是人，我也是人’，是人就都一样吗？”“我想是吧。”我犹豫地回答。我总体上是个寡言少语的人。“那么，既然我和这位校长先生是一样的人，为什么我们的工资不一样呢？”我稍稍考虑了一下，回答说：“那是因为工作不同的关系吧？”那位戴着铁框眼镜、面颊清瘦的副教导主任立刻把我这话记到了笔记本上。我对这位老师早就怀有好感。此后，他又这么问我：“你的父亲和我们也是一样的人吗？”我很困惑，什么也没有回答。

我的父亲是个非常忙碌的人，在家的时间很少。就算在家也不会和孩子们在一起。我很惧怕这个父亲。我想要父亲的钢笔又不敢开口，一个人思前想后苦恼了好久。有天晚上，我闭眼躺在床上，呓语

似的向邻屋中正在与客人谈话的父亲低低地呼唤着：“钢笔，钢笔……”然而可想而知，这话既未传进父亲的耳里也未进入父亲的心中。又有一次，我和弟弟在屯满了米俵的大米仓里玩得正开心，父亲叉手站在门口大吼着：“小家伙，出来！出来！”因为背着光，父亲的身体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巨大的黑影。当时那种恐怖感，我至今忆及还心有余悸。

我与母亲也不甚亲近。由乳母的乳汁喂养、在叔母的怀中长大的我，到小学二三年级为止对母亲都全无印象。那还是两个男工告诉我的……一天夜里，睡在我旁边的母亲感觉到我的被子在奇怪地耸动，便问：“你在干吗？”我不知所措地回答：“我腰痛，在按摩。”母亲只是半睡半醒地嘟囔了一句：“揉一揉就好了，不要捶……”我只好无声无息地在腰部抚摩了一阵。关于母亲的记忆，多数只令我倍觉寂寞。有一次，我从大柜里翻出哥哥的西服套在身上，一边在庭院的花坛间信步闲游，一边随口哼唱着即兴创作的忧伤小调，眼眶也渐渐湿润了。我想穿着这身衣服和在账房干活的学生一起玩，打发了女佣去叫他，但那学生迟迟未到。我一边等，一

边用鞋尖划拉着里院的竹篱墙，逐渐失去了耐心。我将两手插在裤袋里哭了起来。母亲见到我在哭，不知为什么，扒下我那身西服就在我屁股上“啪啪啪”打了几大板。我感受到了一种锥心蚀骨似的屈辱。

我从小就很注意穿着打扮。衬衣的袖口没有纽扣就不行。我喜欢白色法兰绒衬衣。内衣的襟领也必须是白的。连那个白襟应露出外衣领口一分还是两分，我都有讲究。中秋节那天，村里的学生们都盛装来到学校，我每年也必定会穿上粗条纹的茶色法兰绒外衣，在校舍狭窄的走廊上像女人般婀娜多姿地迈着碎步小跑。我尽量隐藏起自己这种好打扮的一面，因为家里人老说我的容貌在兄弟里面是最难看最难看的，要是被他们知道这个长得“最难看”的男孩竟然那么爱打扮，我一定会沦为众人的笑柄吧？于是我反而装作对衣装漠不关心，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收到了效果吧，不管在谁眼里，我都是个笨头笨脑的土包子。我和兄弟们同桌用餐的时候，祖母和母亲经常会一本正经地说到我长得丑，我心中其实很不甘。我相信自己是个好男儿，还曾跑到